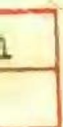


怀念刘少奇同志



怀念刘少奇同志

本社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怀念刘少奇同志

本社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frac{3}{4}$ 单插页: 2 字数: 79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册

书号: 3088·237 定价: 0.43元





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型机器厂访问时，和女徒工谈话。

前 言

党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是粉碎林彪、“四人帮”以来我党、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特意收集了一些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回忆录汇集成册，以志怀念。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同志的一生，是把毕生精力全部地无私地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读者从本书收集的记述刘少奇同志革命实践片断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少奇同志的崇高的革命思想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 护送少奇同志过晋中……………杨秀山(1)
- 刘少奇同志在太钢……………中共太原钢铁公司委员会(14)
- 你们应该钻一钻技术
- 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型机器厂
- ……………锡元(24)
- 怀念少奇同志……………文桂生(28)
- 少奇同志定决策……………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31)
- 真理的启示……………袁品高(35)
- 刘少奇同志一身是胆……………张明生(40)
-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张明生(46)
- 到广东去找少奇同志……………袁品高(52)
- 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 关心工人的福利
- 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
- ……………杨至成(53)
- 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马文(67)
-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张爱萍(79)
- 革命后代应当干什么
- 记刘少奇委员长教导我参加劳动的经过
- ……………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 刘维孔(94)
- 拖拉机站的方向……………孔丁(100)
- 多学几种技术
- 记刘少奇同志在成都
- ……………曹国圣 赵世富(104)

○ 把技术革新运动永远持续下去

——记刘少奇等同志在广州参观展览会

.....(107)

○ 刘少奇同志鼓励我们勤俭办企业

——少奇同志参观后的保定机械厂

.....张卓候 史红才(110)

护送少奇同志过晋中

杨 秀 山

一份绝密的电报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晋绥军区司令部拍来一份绝密电报，要我率领第七团的一部和七一六团的第一营，到太原——汾阳的公路上迎接胡服同志回延安。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军区首长还命令军区侦察科副科长马森同志带领侦察分队协助我们这一次行动。

我看了电报之后，再也不能成寐了。我想，平日，曾接过一些同志去延安，也曾不断护送一些同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但是，以这样比较大的力量来接人还是第一次。那么，被接的胡服同志是谁呢？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我在一二〇师师部开会，似乎有人说过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究竟是不是呢？疑问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不久，军区侦察科副科长马森同志带领侦察分队来到我们驻地，他传达了军区首长对完成这次任务的许多重要指示，可就是没有谈胡服同志是谁？我个别问了他一下，他也不知道。但从军区首长对这次任务重嘱的程度看，我心里大致有了个底底。首长们为了保密不宜过早地暴露刘少奇同志的真实姓名。我猜想，胡服同志十有八九是少奇同志了。随着这种想法，我的心就更加紧张起来。这里是晋绥三分区的一部分，我们常在山西的阳曲、静乐、岚县、方山一带活动。这个地区周围共有四十

多个敌伪的大小据点。平均每月向我们进行一至二次合击、反复扫荡。每次扫荡都要持续三天至十天，此外，小规模袭击就更加频繁。接少奇同志的地方属八分区，在太原至汾阳的公路上，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离太原城较近，敌人对我们更加“关心”得多。当然，我们的部队和边区人民一道，不仅粉碎过敌伪无数次扫荡，同时，还经常出击，拔除敌人据点，特别是由于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深入人心，敌人在我边区军民的合击下，束手无策，陷于不拔之地。但从目前形势看来，仍是敌强我弱，斗争还是相当残酷和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们敬仰的少奇同志不受一点惊恐，没有丝毫危险地通过敌占区，返回延安，其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了。

我还知道，少奇同志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带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到华中去的。他领导着华中地区的党和军队，粉碎了那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时，有些同志不敢大胆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徘徊于我区 and 国民党统治区的边沿地带，背靠国民党的后方，企图依靠国民党的所谓抗日力量。少奇同志不仅纠正了这些错误，而且进行了许多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贯彻到整个华中党和军队之中，使华中抗日形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使华中广大抗日根据地和整个新四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党中央决定，少奇同志这次回延安，到党中央将和毛主席一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领导全党伟大的整风运动，这对抗战的胜利、民主革命的成功，都有重大的意义。他由华中出发，经过山东、河北，到了山西的东南地区，沿途一定给了各个根据地宝贵的指示。他就要来到晋西北了，

我和同志们去迎接他的到来，多么使人兴奋呀！晋绥分局和军区首长们，在渴望着他早日平安地到来，希望看到他健康的身体，听到他诚恳而深刻的指示……，他的到来，是晋绥党的一件大喜事啊！

我想，少奇同志长途跋涉了千山万水，各个根据地的同志都保证了他的安全，他就要到陕甘宁边区了，就快到延安了，难道在延安的大门口——晋绥地区，还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么？

任务是何等的光荣而艰巨啊！

出 发

战士们一个个穿着崭新的棉衣。有的在执行紧张的侦察警戒任务，有的在忙着捻毛线，准备打袜子和手套，有的在朗朗地读着识字课本，有的在擦拭着来自敌手的“三八式”大枪，有的在小心地抚摸着一颗颗金黄色的子弹。艰苦、战斗，行军……是家常便饭，对他们算不了什么。这些生龙活虎般的英雄们，还在高高兴兴的唱着歌子呢！可是我们却在窑洞里，站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面前，仔细地研究着行动路线和沿途的地形、附近敌伪据点和敌占区的情况。虽说对这些地区都熟悉得了如指掌，但我们还是反复地研究着这里的一切，考虑着每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想着每一个对策。我们确定以三天和一个夜晚的行程，按军区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迎接少奇同志。出发前进行了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携带三天粮食，尽量避免战斗。我们没有讲明是少奇同志过路，而是说有中央的首长从晋东南过来。布置动员之后，所有干部和战士的情绪非常高涨。但是越到任务临近，我们越感到责任重大。少奇同志这次由晋东南到晋西北，要通过二百里左

右的敌占区，要横跨整个晋中盆地，要越过同蒲路、汾河、太汾公路。他要在敌占区的中心，晋中盆地的中心——平遥县回堡村隐蔽一天，再经过一夜才能与我们会合。而当时日寇沿同蒲路和汾河两岸，以及太汾公路上布置了极为严密的三道封锁线，用来分割我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根据地，并妄图以此割断我们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少奇同志这次通过漫长的敌占区和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又不可能由正规部队护送，只能是由便衣武工队护送。而少奇同志也必须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这样的行动随时都有被敌人和其他通敌分子阻挡和发觉的可能。虽然盆地的工作做得相当好，群众的觉悟也很高，但是万一被发觉了又该怎么办呢？

担心和信心并不矛盾。我们尽量研究的细致些，把一切对策都想好，便充满信心出发了。

晋西北地区的十月，已是深秋景色。庄稼大部收完，山上的树叶、花草都已枯黄，唯有青松翠柏一片葱郁。早晚行军寒气袭人，谷底河水清彻透明，赤脚涉水，冷彻肺腑，山风吹来，漫卷黄沙，处处令人感到冬天将至。我们爬山涉水，穿行层层森林，顾不得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忘掉了翻山越岭的劳累，人人怀着一颗热情而谨慎的心，在不停地前进着。第三天上午，我们到达了交城县的蚕练塔村。这里原有四五十户人家，村里的窑洞和平房被日寇糟蹋得只剩下一片颓垣残瓦，老百姓也都逃走了。部队宿营，一切布置就绪后，我和马森同志来到一个熏黑了的没有门窗的空窑洞里，打开地图，盯着太汾公路上的上贤村——与少奇同志会合的地点，仔细的研究着这里的一切。这时，我的心上浮动无法形容的喜悦。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

我首先要问候他：“首长你辛苦了！”从他回答中，我可以听出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遗憾的是在夜间，我也许看不见少奇同志的容貌。不过没有关系，天一亮，我就可度看见他的容貌了。我过去没有见过他，却看到过照片，读过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内斗争》等等著作，真可说是渴慕已久了。这次能亲自迎接他，直接向他领取宝贵指示，该是多么的愉快啊！

时间似乎过的太慢了。现在才下午四点多钟。部队吃过了饭，准备着继续前进。我和马森同志突然听到侦察员报告：“从文水城方向来了三百多敌人，在东庄据点集中出发了。”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战斗吗？不，重任在前，不能暴露。我们立刻出发，绕路先向西再向南，直奔上贤村。从而，迷惑和摆脱了敌人。

夜间十点钟，我和大部分部队到了王火庄、西马村。马森同志带领着侦察分队和一部分部队到上贤村接少奇同志去了。这时，我又想到那三百多敌人若是转回文水城，可能和我们遭遇。我的思绪纷乱。心想：“是打呢？还是不打呢？要是不打，真便宜了敌人；要打，又怎样个打法呢？打起来又如何完成接少奇同志的任务呢？”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派出一支部队，顺敌人可能的来路前进，准备迎击钳制敌军，同时，主力改变了原来的行军路线，选好了一条新的行军路线。

再过一个多小时，少奇同志就要到了。时间越近，心里越不安。十一点过去了没有消息。十二点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难道他在半路上遇到了敌人？不会啊！几十里之内没有枪声，侦察员也没有发现敌情……。难道少奇同志没有出发吗？难道他遇见了什么情况又转回去了吗？……。我焦急地

看着表，表针不停地转动。一点、两点、三点、五点……，东方泛白了，太阳光已经透红了，天大亮了，少奇同志还是没有来。这里三面距敌近，一旦暴露，那就完不成任务了。因此，部队在这里不能停留下去了，我把部队拉回到贺家塔一带隐蔽，留下侦察部队准备去接头。到上午十时了，部队还是昨天四点钟吃的饭，加上通夜不眠，战士们又焦急又疲劳，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给军区首长拍了电报。军区首长来电报说：少奇同志没有出发，因为敌人在集中力量扫荡太岳根据地，少奇同志和太岳区的部队一起，进行反扫荡的斗争。我这才稍稍放下了心。

再接少奇同志

冬天我们接到军区命令，按原地点再去迎接少奇同志。军区特务团朱明清政委带领的一个营也归我们指挥，并且还规定八分区的部队在需要时都可使用。力量大了，加上熟路，部队很快地到达了王火庄、西马村、西河村一带。马森同志听了侦察员的报告，担心地和我说：“不妙哇！敌人在上贤村设下了埋伏，我们联络不上了。”

我和马森同志详细研究以后，下定决心多派侦察员，分几路出发，和护送少奇同志的人取得联系。终于联系上了。少奇同志不能再到上贤村，他们已返回大小良庄隐蔽去了。但是那里是敌占区，又是平原地带，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这时，排长佟万川同志跑来，非常关切地问我：

“中央首长返回平川，行吗？”

事实上为少奇同志担心的不止他一个人，所有的同志都梦寐不安了。

第二天，我和马森同志商量后，决定让八分区一部分部队到东社、文水等据点附近去活动，以迷惑和钳制敌人。再派部队去西马村等候。部队执行任务去了。我们紧张地等待着。这时，军区拍来了火急电报，说少奇同志在平川过了几夜，不能再隐蔽下去了。命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今晚接到少奇同志。这份电报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更加焦急。

第二天清晨，看见对面来了人时我急忙问：“谁？”

对面的侦察员好象理解我的心情，他激动而愉快地回答着：“首长来了！”刹那，一种胜利的喜悦象电流一样温暖着我的全身。我向前走了不远，看到了护送少奇同志的便衣队和我们部队簇拥着几个骑马的同志，缓缓而来。我当时的心情说不出是什么味道，走上前去便冒问一声：“首长们辛苦了！”

一位骑在马上上的同志，立刻勒住缰绳，要下马。他和蔼地回答：“同志们很辛苦了吧！”从他那慈祥的面庞看来，不难猜出，他是胡服同志，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

我连忙跑过去，扶住了少奇同志，并说：

“你不要下马……”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下了马，紧紧的握着我的手……。

我激动万分，目不转睛的看着少奇同志。少奇同志穿着一件青布长衫，裤角上还扎了两条带子，化装成商人模样。虽然面容有些消瘦，但他那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却隐藏着难以形容的活力，他是那样沉着冷静，神态自若。尽管经过了长途跋涉，越过了敌人层层封锁线，披星戴月，奔波万里，而在他的脸上和眼神里却看不到丝毫倦意。我看着他那

单薄的长衫，急忙脱下大衣，送给少奇同志，说：

“首长，天气很冷，请你穿上吧！”

少奇同志看了看我，问：

“你怎么办？”

“我？我穿得很多，唔，我年青些……”我恐怕他不穿，急忙申诉着一切可信的理由。

少奇同志笑着点点头说：

“哦，比我年青些好么！”他并没有穿上大衣，却回过身去给了他一个随员。他又向我笑着说：“我们走吧！”

我看着少奇同志消瘦的脸，单薄的长衫，不知道说什么好。幸好马森同志将他的大衣又给了少奇同志。他穿上大衣，有些过意不去的微笑着说：“一下子要了两件大衣啰！”

他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一下子把我们的拘束扫得干干净净。这时，我们也认识了随少奇同志来的吕振羽同志夫妇和其他随行人员。

路上，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了一下。少奇同志问我：

“你原来在哪个部队？”

“二方面军。”

“哦，贺龙同志那里的！”少奇同志慈祥地看了我一眼，问：“你是洪湖的？”

“是，沔阳峰口。”我答。

少奇同志连连点头说：

“那里是好地方啊，老苏区，群众基础好。鱼米之乡。”

我答应着，心里却想，少奇同志又不曾在洪湖工作过，怎么对我的家乡这样熟悉啊！

“现在，你的家乡有咱们的部队活动。新四军五师在那

里搞得满好呢！”少奇同志又告诉我。

这不是简单的话啊！我从1932年离开洪湖，就没有听到过家乡的消息。听到少奇同志的话，好象看到红旗又在洪湖上飘扬了，我是多么兴奋啊！我感激地看着少奇同志。是啊！党派他到华中去，才开展了巨大的抗日新局面啊！

我们进到了崖头村稍微休息了一下，准备了一点开水，少奇同志对护送的平介县委书记作了适当的鼓励说：“你们的工作还不错。”对今后的工作也给了宝贵的指示，并准备要他转回去。在平介县委书记和他的武工队要回去的时候，少奇同志想起了一个什么干部（我当时没有听清楚），曾提出向少奇同志要两条子弹，少奇同志还特别向他的警卫员交待一定抽好子弹，当子弹要交给平介县委书记时，少奇同志亲自把两条子弹拿在手里，抽出几粒检查了一遍，在他认为全部是好的时候，才交给县委书记。我过去曾听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常常讲：“上级调武器、人员、马匹或者要送给其它兄弟部队时，一定要给好的，不能把坏的送人。”但我体会总是不深刻。少奇同志给县委书记子弹这件事，给我做了一次既实际又生动的示范。使我深受感动，永远难忘。

在短暂的休息后，少奇同志向护送他的部队致了谢意，并给了安慰和鼓励，就和他们分别了。到李家庄后，部队吃过了饭，我便立即发电报告诉军区首长说：少奇同志已经安全的过了封锁线，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准备立即回返。这时我想，军区和延安知道了少奇同志已安全的到达了晋西北根据地，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是我们的胜利，是党的胜利。虽然还有一段路程，但最艰苦的阶段过去了。

本应让少奇同志很好的休息几个小时，但为了保证安全，及早的脱离敌占区更远些，我就请示少奇同志，准备继